聖門事業圖 李元綱
兼明書 丘光庭
希通録 蕭參
實賓録

聖門事業圖序

欲窺聖人之門牆所造之道有四焉曰明曰習曰存覺曰覺是也明則知之必當習則行之必熟若夫存覺則仁矣知而能行是猶適燕而北轅其所趨雖有遲速之不同終亦必至而後已苟終日談燕而駐足則亦安能至哉此版築之學所以有行之惟艱之說也雖然始條理者知之事也有知之士則必知之明擇之精苟未知而力行是猶適燕而南轅縱復疾馳心幽并而足吳越未見其能至也此大學之道必以致

知爲先焉予留心道學幾三十載食息研究不忘麤
亦知所趨向矣於是列爲十圖共成一編以示同志
蓋欲咸知聖門事業之所在而不失其所趨向也因
目曰聖門事業儻知之有所未盡幸無惜告教之乾
道庚寅百鍊眞隱李元綱國紀序

傳道正統

宋 李元綱 著　嚴之麟 校閱

歷代聖賢傳大中至

獨行聖賢其道可救一時不可傳於萬世

伯夷　荀況

柳下惠　揚雄

顏子

道行之萬世而無弊

獨行聖賢其道可救一時不可傳於萬世

曾子思子 孟荀

瞿曇 楊朱

老聃 墨翟

大本達道

誠忠仁

人性之善也此言天命之性性相近也此言生質之性天命之性論其本源生質之性論其稟受性不可一槩論學者宜審之蓋性出於天才出於氣論性不論氣不

盡其心知其性則知天

以生性無不善

以貫之

天道 (仁) 智
天德 (才)
與異神爲

(形)

發用 (色) 哀 樂 羞惡

是非 下學上達

(存) 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

一敬仁

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若夫生質之性性卽氣也氣卽性也稟氣有清濁或才質有厚薄而善惡知愚出焉物則言性皆言其才則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則善矣

三

無思 氣平 性靜 寂然不動之時

無一物不該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謹思 克念 約情 持志 養氣 存神 率性 誠意 存心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發而皆中節

誠 忠 一 敬 恒

無一息不存
敬以直內之時

心正
意誠
志定
情忘
念寂

意必因我既絕之後

動容周旋中禮
義以方外

動容貌
正顏色
出辭氣

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
非禮勿動
未遷怒
不貳過
戒欲

明明德

親民

止

篤

意誠 正心 修身 齊家 治國 平天下

博學之

審問之

明善

窮理

要知萬物皆備於我

已知萬物皆備於我

終條理

盡性

合內外之道

強恕

不違仁

中

喜怒哀

獨

隱

微

初

思誠

戒諱

有動于中

不遷怒

安危存

覺之於始萌

中

發皆

六

要知萬物
同出于一

下學

擇善

謹思

明辨

理

物物知至

行

善

固執

已知萬物
同出于一

寧宗
朝諱

充

上達

無不敬

開物成務之道

樂未發

不賭

其達未遠

亡之機　復之於未達

不貳過

不聞

恐懼

持敬

中節

敬爲持己之道故人心常存

敬

仁非敬不立　仁者萬物之一源

有知覺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

識痛痒

恕

恕爲克己之方故天理自著

仁非恕不行　天下無性外之物

於我

聚散常理

太極

通乎晝夜

陽

明

天

文

陰陽之精

二

金 乾艺

木 震足

水 坎耳

土 艮鼻

氣形

天壽不貳

始

所過者化 陰陽交而有神

始終循環生死

氣

所伸者無息

曾子啓手足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

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及之謂鬼以其歸也

八

之道而知

陰

地

理

氣形

五行之氣

幽

火 雜巽

土 坤腹

二

木 巽股

金 兌口

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

修身俟之

終

所存者神形氣雜而有鬼

相續聚散之理

參

獨生執有者物而死

曾子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故知生死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所以者不

傳心窓旨

人

私欲

危殆

勝人欲

窮理

精

明

中

誠至處

天地萬物一氣也一動於心則天地鬼神應之矣爲善

則善氣應之

善氣之會爲

吉爲不善則

惡氣應之惡

氣之會爲凶

養氣之要在乎直

直內之要在乎敬

敬 主一

養一

志既一定而不可

勿忘

志一 一 道帥

以志御氣而

不爲氣所御

氣一

氣 血氣喜

逆則怒

順則喜

憂則懾

樂則驕

勿助長

義 行

生

積集衆義則氣日生
少有私意則氣必餒

以志移氣而
不爲氣所移

動志

勿則忘 逸則肆 盛則盈 衰則涸

行愈止

至誠然後能盡性

盡心以知性

大本 良心

存心 悠悠 致和 謹獨異名
致中
執中

戒謹 不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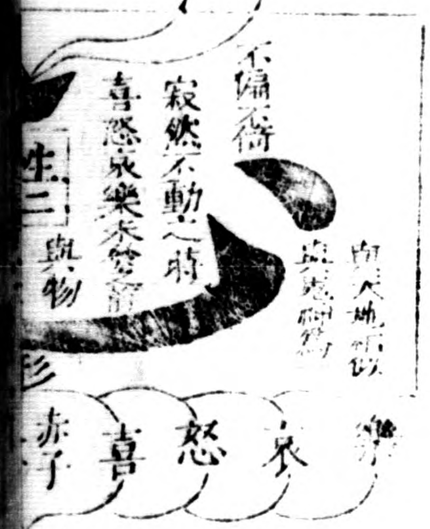
覺 之於始動
有動于中

察乎人倫
庸言之信

道用

性命 感而遂通

天命
天理



聖門事業圖跋

孟子曰仁人心也則仁之爲言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體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寂然不動敬以直內與天地相似與鬼神爲一無一息不存無一物不該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初無過與不及所取準則以爲中者本心而已由是而出無有不合故謂之和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反求吾心則知與天地萬物本同一體何以驗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乍見之時其心

怵惕者由物之體傷於彼而吾之心感痛於此則仁之體顯矣自此而親親自此而仁民自此而愛物皆其本心隨物而見者然也惟其梏於蕞然之形體常有私意小智撓乎其間所發遂至於出入不齊而不中節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者失而不守吁可憐哉此子思所以有謹獨之說也蓋謹獨者所以執中也亦聞前修之論謹獨乎獨非交物之時有動於中其違未遠也雖非視聽所及而其幾固已瞭然心目之間矣其爲顯見孰甚焉雖欲自蔽乎誰欺欺天乎方其喜怒哀樂發而未遠意必到我懲見其端安危存亡之機繫焉要當覺之於始萌復之於未遠措心積慮常務執中戒謹恐懼惟恐失之逮其察乎人倫明乎庶物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自然發而中節也感而遂通也義以方外也莫非順性命之理也自此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通致矣嗚呼此道甚明學者昧焉終日營營而不知有是道窮人欲而滅天理無足怪也殊不知古之君子莫不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以養中於喜怒哀樂

發之際以執中然後發必中節動無不和六經之說
語孟之言皆所以明斯道也所學未嘗不在於是所
行亦未嘗不在於是亦未有捨是能至聖賢者也雖
然其學皆自窮理入窮理者致知格物是也予恐後
學未知此道故作圖以示之集說以明之有志之士
幸毋怠焉乾道癸巳仲秋旦日錢唐李元綱識

聖門事業圖後序

古之所謂士君子者爲已而學爲人而仕所謂爲已
而學者盡其心知其性存其心養其性是也所謂爲
人而仕者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
若已推而內之溝中是也有爲已之學則必有爲人
之仕矣方其務學以至聖人之道而後已非爲
利祿計也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從之者任之也是
以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後之士君子則不
然爲人而學爲已而仕所謂爲人而學者綳章繪句

以祈人之知博物洽聞以求世之用是也所謂爲已而仕者富貴利達以爲榮膏粱文繡以爲樂是也有爲人之學則必有爲已之仕矣先達之士唱於上後進之士應於下父以是教其子兄以是詔其弟師以是傳其徒少習之長成之靡然成風蕩不知返本末失序故其措心積慮不出於道其處已應物之際顚倒錯亂雖欲强於爲善而亦紛然莫知所適從也吁可憐哉友人李岡紀士庠賢士也世爲錢唐人父祖叅科鮑聞詩禮寓居吳興之新市力學不倦操履益堅雖處困窮怡然自得不爲外物之所奪不爲異端之所誘其學以存心養性爲本所造必欲至於通書夜之道明屈伸之理而後已日就月將撰成十圖裨後學知所趨向其志亦大矣仍集內聖外王之道三先生西銘解厚德錄言行編數書版行於世亦可謂知所用心也予與之交游非一日矣因道其詳庶知吾儒自有妙道精義不假外求又知爲學不專在於科舉他日因時行道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蓋有所自也乾道壬辰端午三山王介識

兼明書卷一　舊書堂鈔本說郛本作兼明書無卷目有依倣簡文傳記之意屬一依考　阮升之九月記

康　丘光庭　國子太學博士

諸書

三皇

鄭康成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宋均以燧人伏羲神農爲三皇白虎通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明曰女媧燧人祝融事經典未嘗以帝皇言之又不承五行之運蓋霸而不王者也且祝融乃顓頊之代火官之長可列於三皇

哉則知諸家之論唯安國爲長

五帝

鄭康成以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六人而云五帝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司馬遷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明曰康成以女媧爲皇軒轅爲帝按軒轅之德不劣女媧何故不爲稱皇而淪之入帝仍爲六人哉考其名迹未爲允當者也司馬遷近遺少昊而遠收黃帝其爲踈略一至於斯安國精詳可爲定論

皇帝名義

鄭康成云北斗天皇大帝其精生人凡稱皇者皆得天皇之氣又云五帝者仰合五帝座星也明曰康成舉其邊末爲通論也今按尚書說皇者皆天德也皇大也王人也帝諦也公平通達卑事審諦也人主德同天覆故德優者謂之皇其次謂之帝然則皇者帝者皆法天爲名非取星爲號也或曰子以軒轅爲皇何故謂之黃帝答曰凡言有通析析而言之則皇尊於帝

通而言之則帝皇一也月令云其帝太昊則伏羲亦
謂之帝也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則堯亦謂之皇也

放勛重華文命非名

司馬遷史記以放勛爲堯名重華爲舜名文命爲禹
名明曰皆非也按堯典云若稽古帝堯曰放勛欽明
文思安安孔安國曰勛功也欽敬也言堯放上世之
功化而欽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也舜典云
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叶于帝孔安國曰華謂文德言
其文德光華重合於堯俱聖明也大禹謨云若稽古

十禹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孔安國曰言其外布
文德敬命內則敬承堯舜也據安國所言當以放勛
重華文命皆謂功業德化不言是其名也或問曰子
何知安國之是而司馬之非乎答曰以尚書經文知
之也經文上曰是帝堯之位號下曰是帝堯之功德
若放勛是堯之名則經當云若稽古帝堯放勛則放
勛當其名處今放勛乃在曰之下連於欽明文思宣
名不屬於位號而乃冠於功業乎又舜典云重華叶
于帝若重華爲名將何以叶於帝又大禹謨云文命

敷于四海若以文命爲名將何以敷于四海又皐陶
謨曰允迪厥德豈允迪爲皐陶之名乎且子生三月
而父爲之名今放勳重華文命之義皆謂聖明功業
豈此三帝卽位之後始爲名乎且舜之父母頑嚚豈
知舜之德可繼於堯而名之重華乎若是舜自作於
理固不當如此驗斯枝節卽放勳重華文命非堯舜
夏禹之名也故知馬遷之非安國之是也

五行神

曰句芒火神曰祝融土神曰后土金神曰蓐收水神曰玄冥土神獨稱后者后君也位居中統
領四行故稱君也或問曰據此后土是五行之神
漢代立后土祠於汾陽祀何神也答曰三代已前無
此禮葢出一時之制耳其祀當廣祀地神卽如月令
所祀皇地祇者也

五行配

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該
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
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

曰勾龍爲后土此五子生爲五行之官死後以之
祭五行之神也或問曰鄭康成于月令其神后土注
云顓頊之子黎兼后土官孔穎達曰勾龍初爲后土
後轉爲社神后土有關黎則兼之者何也答曰康成
失之于前穎達徇狗之于後皆非也按左傳曰勾龍爲
后土后土爲社則是勾龍一人而配兩祭非謂轉爲
社神也月令土既是五行之神以勾龍配之正與左
傳文合而康成以黎兼之亦何乖謬又問曰楚語曰
帝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黎既曾司地何故
不可配土乎答曰黎之司地兼其職爾非有功於土
也若謂黎可配土則重亦可配天乎且黎爲火正而
康成猶用兼之配土豈勾龍土官乃不可以配土乎
今依左氏勾龍配于兩祭不亦宜乎又問曰勾芒祝
融之類皆是五行之名號爲重黎之名皆是人鬼何
故與之同稱乎答曰此五子能著其功施于人與鬼
神相似故得與之同稱也亦猶皇帝天神王者德同
于天故亦得稱皇帝此其義也

社神

先儒以社祭五土之神五土者一曰山林二曰川澤
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明曰社者所在土地
之名也凡土之所在人皆賴之故祭之也若唯祭斯
五者則都邑之土人不賴之乎且邑外之土分爲五
事之外無餘地也何必歷舉其名乎以此推之知社
神所在土地之名也或問曰五土之名出自周禮非
乎答曰按周禮地官唯云辨五土之名物不云五土
爲社也又問曰社既土神而夏至祭皇地祇於方丘
又何神也答曰方丘之祭祭大地之神社之所祭
亦國鄉原之土神也

社位

周禮春官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
廟經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也明曰按曲禮云主
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門
向堂爲正即左在西而右在東也凡堂及門外皆人
臣之位故以向堂爲正也此言右社稷而左宗廟者
則社稷在門東宗廟在門西也所以然者社稷所主
之祀東方陽之發生宗廟在死人之祭西方爲陰陰

主死云者各從類也閔二年左傳言季友之生卜之曰間于兩社者周社與亳社也亳社殷社也殷都亳故謂之亳社即禮記所謂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者也立之於廟門外以爲後王戒亦從陰類也然則雉門之外東有周社西有殷社二社之間朝庭執政之所故曰間于兩社爲公室輔也

社名

或問曰社既土神不言祇而云社者何也答曰社以神地之道也益以土地人所踐履而無崇敬之心具字從氏其音爲社皆所以神明之也

社配

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共工氏之子句龍爲后土爲社是句龍生而后土之官死故以之配祭於社今之祭配社以后土配坐即句龍也

社日

或問曰月令云擇元日命人社注云元日近春分前後戊日郊特牲云日用甲甲之始也與今注月令不同何也答曰名語云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則是

今注月令取召誥爲義也不取郊特牲爲義者以社祭土主木甲屬木故不用甲也用戊者戊屬土也召誥周書則周人不用甲也郊牲牲云甲者當是異代之禮也

社始

或問社之始答曰始於上古穴居之時也故禮記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者古人掘地而居開中取明而水霤入謂之中霤言土神所在皆得祭之在家爲中霤在國爲社也由此而論社之所始其來尚矣

社樹

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也明曰社所以依神表域也各隨其地所宜而樹之宰我謂欲使人畏懼戰慄失其義也

稷神

先儒皆以稷祭百穀之神鄭康成以稷祭原隰之神明曰鄭義非也且原隰亦土也社既祭土何故更分原隰而別祭之乎又稷之名義不與原隰相伴繇令

鄭義有徵亦是不分眞僞諸儒所識可謂不一

稷名

或問曰稷既百穀之神不言穀而云稷者何也答曰稷屬土而爲諸穀之長故月令謂之首種首種者種最在前也諸穀不可偏舉故舉其長而爲言之以等之也若直以穀言之則爲人所褻慢也

稷配

明曰有能播百穀者謂之曰正正長也爲謂農之長死後以配祭于稷謂之后稷后君也謂爲穀之

禹曰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已來祀之祭稷配以后稷者周棄也

稷曰

或問曰祭稷不別曰與社同曰者何也答曰以百穀生于土戊屬土故可與社同曰而祭也

稷始

或問稷之始答曰始有粒食之時也故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厲山神農之號則神農之時有稷

矣

文字元起

代人多以文字始于黃帝蒼頡蒼明曰非也自生人以來便有文字何以知之按山海經云鳳凰首文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豈鳳凰乃生于蒼頡之後乎韓詩外傳云自古封太山禪梁甫者百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仲對齊威公云古人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刻石記號以識十二而已其首有無懷氏則東吾不識者六十家又在無

前由此而論則文字之興其來遠矣假令蒼頡在黃帝之前亦不始于蒼頡矣蓋廣而論之故尋得其名也

隸書所始

代人多以隸書始于秦時程邈者明曰非也隸書之興興于周代何以知之按左傳史趙筭絳縣人年曰亥有二首六身是其物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蓋以亥字之形似布筭之狀按古文亥字元全無其狀雖春秋之時文字體別而言亥字

有二首六身則是今之亥字下其首之二畫竪置身傍亥作豕此則二萬六千六百之數也據此亥文則春秋之時有隸書矣又酈善長水經注云臨淄人有發古冢者得銅棺棺外隱起爲文言齊太公代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有文餘同今書此胡公又在春秋之前卽隸書興于周代明矣當時未全行猶與古文相參自秦程邈已來乃廢古文全行隸體故程邈等擅其名非創造也

土牛義

禮記月令曰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不云其牛別加彩色今州縣所造春牛或赤或青或黃或黑又以杖扣之而便棄者明曰古人尚質任土所宜後代重文更加彩色而州縣不知本意率意而爲今按開元禮新制篇云其土牛各隨其方則是王城四門各出土牛悉用五行之色天下州縣卽如分土之議分土者天子太社之壇用五色之土封東方諸侯則割壇東之青土以白毛包而賜之令至其國先立社壇全用青土封南方諸侯則割赤土西方則割白土北方

則割黑土令土牛之色亦宜効彼社壇或問曰今地主率官吏以杖打之曰打春牛何也答曰按月令只言示農耕之早晚不言以杖打之此謂人之妄作耳又曰何謂示農耕之早晚答曰以立春爲候也立春在十二月望即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即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事也立春正月望即策牛人近後示其農晚也又問曰按月令出土牛在十二月今立春方出何也答曰季冬之月二陽已動土脉已興故用土作牛以彰農事今立春出農已自知何用策牛之人在前在後也斯自漢朝之失積習爲常按漢書立春之日京都百官青衣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門外又按晉令立春前二日京城及諸州縣門外各立土牛耕人斯皆失其先書示農之義也又問曰幾日而除之答曰七日而除蓋欲農人之徧見也今人打後便除又乖其理焉

鄉飲酒樂

今州府貢士陳鄉飲酒堂上堂下樂工皆坐亦皆有人歌又皆絲竹明曰如此則尊卑無別何爲分居上

下哉按鄉飲酒禮及燕禮事皆云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立于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即是堂上樂有人歌以琴瑟和之並無竹器樂工皆坐堂下無人歌但吹笙播詩亦無琴瑟吹笙者皆立故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言貴重人之聲故令歌者在上輕賤匏竹之器故令在下今州府所行並無等級有司不辨故也

兼明書卷二

周易

雲從龍

乾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說者以爲龍吟雲起虎嘯風生明曰非也夫風雲者天地陰陽之氣交感而生安有蟲獸聲息而能興動之哉蓋雲將起而龍吟風欲生而虎嘯故傳曰龍從雲蛇從霧巢居知雨是也或曰文言仲尼所作何故不知答曰但取其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先天不違者也

莧陸

夬九五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王弼云莧陸草之柔脆者子夏傳云莧陸水根草莖剛下柔上馬鄭王肅皆云莧陸一名章陸明曰如諸儒之意皆以莧陸爲一物直爲上六之象今以莧陸爲二物莧者白莧也陸者商陸也莧象上六陸象九三上六象陰莧亦全柔也九三以陽應陰陸亦剛下柔上也且夬是五陽共決一陰之卦九五以陽處既剛且尊而爲決主親決上六而九三應之亦將被決故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王弼云莧陸草之柔脆者決莧決陸也由此而論莧陸爲二物亦以明矣按本草商陸一名葛根（葛音勃張戾）一名呼夜一名章陸一名烏椹一名六甲父母殊無莧之號益諸儒之誤也或曰九三君子夬夬其義如何答曰九三以陽應陰有違于衆若君子能決斷已意與衆陽共決上六則免悔故亦重言夬夬也

密雲不雨

王弼云凡雲雨者陰氣布于上而陽薄之不得通則蒸而爲雨明曰此說未窮其理何者夫陰陽二氣生

于黃泉氤氳交結出地爲雲二氣力均則能爲雨或陰氣少而陽氣多或陰氣多而陽氣少皆不能爲雨也小畜不雨者陰氣少也䷼（艮下巽上小畜）小過不雨者陽氣少也䷽（震下艮上小過）小畜上九既雨既處者陽極則陰也故禮記孔子曰天作時雨山川出雲雲也者非一氣能生者也譬之于炊或有水而無火有火而無水皆不能生氣必須水火備而后氣生氣生本于釜中非結成于甑上也由此而論雲必結于地中陰陽相將而出若陰先而陽後尚不能爲雲豈能爲雨乎

天地氤氳

繫辭云天地氤氳萬物化醇論者以爲氤氳天中之氣明曰氤氳未散之名也其氣結于黃泉非在天之謂也若已在天安能化生萬物直由氣自黃泉而生萬物資之以化萬物者動植之總名也動植初化未有交接故曰化醇及其交接萬物由此蕃滋故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男女者雌雄牝牡之稱也夫人之精氓皆自下豈氤氳不自下乎按月令建子之月律

中黃鍾黃者地中之色也鍾者種也言十一月陽氣種于黃泉也故知渾天之形其半常居地下地之下有水水之下有氣氣之下有天天之元氣自水而昇地自地而昇天自天而廻還水下所謂一陰一陽而無窮也故復象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震下坤上復天地之心陽氣在下即知氣氳之氣所存焉

樞機

繫辭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又頴達曰樞戶臼機弩牙明曰樞是門關非戶臼也以知之機是弩牙發則前去樞是門關關發即屏開則是門之開閉由關不由臼也且臼非能動轉安得謂之發乎道書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蓋以門關來去故不蠹蝕戶臼何謂不蠹乎是知頴達之說謬也

尚書

三江既入

禹貢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安國曰震澤吳南太湖名言三江既入致定爲震澤也鄭玄云江自

彭蠡分爲三既入者入海也明曰底致也安國之意以爲三江之水入于震澤所以致定也按洪水之時包山襄陵震澤不見三江之水既入然後方爲震澤底成以既入爲海可謂得之言三江之水已入于海然後震澤致定也

包匭菁茅

禹貢揚州所貢包匭菁茅孔安國曰包橘柚也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僖四年左傳稱齊侯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杜元

凱曰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明曰孔失而杜得也何以言之按太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是知菁茅卽三脊之茅也菁者茅之狀貌菁菁然也三脊之茅諸土不生故楚人特貢之也孔云菁可爲菹是謂菁爲蔓菁也且蔓菁常物所在皆生何必須事楚國匣盛而貢之哉故知孔失之矣

血流漂杵

武成云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血流漂杵甚言之也明曰血流漂杵不近人情令以

杆當爲杆字之誤也按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左傳郤至舉此云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則是古人讀干爲汗杆一名楯漢書云血流漂楯楯卽杆俗呼爲傍牌此物體輕或可漂也

周康王名

周書顧命云用敬保元子釗孔安國曰釗康王名也諸儒皆讀釗爲昭明曰讀者非也釗當音梟按字書六體一曰諧聲此釗字諧聲字口邊着斗音古由反是叫字卽金邊着斗當音梟明矣今人依針從刀者

曰昭王是康王之子豈有子諡父諱而音同乎是周人本讀爲梟今人誤讀昭字矣或曰禮不諱嫌名釗昭音同而字異得非嫌名乎答曰言語之間詩書之內有音同字異者卽不爲之諱豈父諱子諡可用嫌名乎直今人讀之非也

毛詩

序

先儒言詩序并小序子夏所作或云毛萇所作明曰非毛萇作也何以知之按鄭風出其東門序云民人

思保其室家經曰編衣其室家得相樂也據此傳意與序不同是自又一取義也何者以有女如雲者皆男女相棄不能保其室家即編衣綦巾是作詩者之妻也既不能保其妻乃思念之言願更得聊且與我爲樂也如此則與序合今毛以編衣綦巾爲他人之女願爲室家得以相樂此與序意相違故知序非毛作也此類實繁不可具舉或曰既非毛作毛爲傳之時何不解其序也答曰以序文明白無煩解也

泚朗新添

大中年中毛詩博士泚朗進新添毛詩四篇表云關雎后妃之德不可爲三百篇之首蓋先儒編次不當耳今別撰二篇爲堯舜詩取虞人之箴爲禹詩取大雅文王之篇爲文王詩請以此四詩置關雎之前所以先帝王而後后妃尊卑之義也朝廷嘉之明曰泚朗論詩一何狂謬雖詩之篇次今古或殊其以關雎居先不可易也古人爲文語事莫不從微至著自室形國故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

下俗本云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經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由此而論則關雎后妃之德也是后妃之德繫之文王所以風天下也

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則孔子以關雎爲首訓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歟則關雎后妃之德也是后妃之德繫之文王所以風天下也

雎居周南先矣且詩有四始一曰風二曰小雅三曰大雅四曰頌周南實國風而以帝王之事冠之則失四始之倫也甚矣不知沈朗自謂新添四篇爲風乎爲雅乎爲風也則不宜歌帝王之道爲雅也則不宜置關雎之前非惟首尾乖張實謂自相矛楯其爲妄作無乃甚乎

雎鳩

顏氏匡謬云雎鳩白鷹明曰按左傳云雎鳩氏司馬也爾雅云雎鳩王雎郭璞曰今江東呼爲鶚毛萇云雎鳩摯而有別然則雎鳩之爲鶚不可易也爾雅又

揚鳥白鷹是白鷹一名揚鳥則雎鳩非白鷹明矣

美目揚兮

齊風猗嗟篇云美目揚兮毛傳曰好目揚眉也孔穎

達曰眉毛揚起故名眉爲揚明曰經無眉文毛何得以爲揚眉孔又以爲眉毛揚起是其不顧經文妄爲臆說蓋揚者目之開大之貌禮記云揚其目而視之是也

美目清兮

又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毛傳曰目上爲明目下爲清明曰亦非也清者目中黑白分明如水之清也衛風云美目盼兮若以目下爲清盼當復在何所

曷又從止

南山刺襄公鳥獸之行也經云既曰庸止曷又止孔穎達曰以意從送與之淫耳非謂從至魯也明曰按左傳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送姜氏于讙魯地然則詩言曷又從正是謂從送至讙入于魯地則穎達之言失也

碩鼠

魏風碩鼠刺重斂也孔穎達曰碩大也其鼠頭似兎尾黃色又引許慎云碩鼠有五伎皆不長陸璣蟲魚疏云今河東有大鼠亦有五伎或謂之雀鼠明曰經

文坦然義理無隱何爲廣引他物自取混淆序云倉而畏人若大鼠也左傳曰鼠晝伏夜動畏人故也詛言畏人則此尋常鼠也言其貪食以致肥大取之以比其君故以大言之耳猶如封豕長蛇之類焉亦如碩人閔莊姜也人卽尋常人以其指斥莊姜故云碩人斯類甚明不煩多說諸儒所見別是一般不可引以解此耳

生于道左

喜風有杕之杜生于道左箋云道東也日之熱常自朱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以其特生陰寡故也明日日中之後樹陰過東杜生可得休息也詩意言武公旣已寡特而惠澤不及人故君子不肯適我也亦如樹旣道左陰更過東人不可得休息也詩意言武公旣已寡特而惠澤不及人故君子不肯適我也亦如樹旣寡特而陰更過東無休息之所故人不來也鄭言人所宜休息于義何安

其帶伊絲

曹風鳲鳩云淑人君子其帶伊絲箋云帶不稱其服也明曰挨下文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云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即此刺無君子詩人
時君子以其在位故上章言君子之心下章言君子
之治此章言君子之服皆謂今在位無此君子也非
謂刺不稱其服且經云淑人君子安得不稱其服耶

鸛鳴于垤

東山云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毛萇云垤螘冢也將陰
雨則穴處先知之明曰據詩之文勢此垤不得爲蟻
冢蓋是土之隆聳近水者也按左傳云歛及于垤皇
謂寢門闕也又云蒙于垤皇謂墓門闕也凡闕者案
土爲之故知此垤謂土之隆聳近水者若坻沚之類
也鸛水鳥也天將陰雨則鳴于隆土之上婦人聞之
憂雨思夫故歎于室着以于垤是蟻上于冢則鸛鳴
竟于何處豈文章之體當如是耶且經無蟻文何得
鑿空生義

涉雞

豳風云六月莎雞振羽毛萇云莎雞成而振訊之
孔頴達曰莎雞似蝗而色斑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
羽索索作聲明曰二說皆非也按諸蟲之鳴出于口

喙者多矣有脅鳴者有脰鳴者有股鳴者有翅鳴
脅鳴者蜩蟬也脰鳴者蠷螋也股鳴者斯螽也翅鳴
者莎雞也若以飛而有聲爲羽鳴者則蠅蚊之類皆
是何獨莎雞也且豳風所言非偶然也以莎雞斯螽
之事皆陽蟲也陽氣出則此蟲鳴陽氣入則此蟲靜
著其將寒之有漸勸人早備于寒也今驗莎雞狀如
蚱蜢頭小而身大色青而有鬚其羽畫合不鳴夜則
氣從背出吹其羽振然其聲有上有下正似緯車
故今人呼爲絡緯者是也如或不信可取樹枝之上
候其鳴者把火燃看即知斯言之不謬孔云飛而振
羽索索作聲是其不識莎雞妄爲臆說

鴟鴞

豳風鴟鴞序云周公救亂也經曰鴟鴞鴟鴞既取我
子無毀我室毛萇云鴟鴞鴞鴟也孔頴達曰鴟鴞巧
婦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明曰頴達之妄也按郭
璞注爾雅云鸮鴟鴟之類也魯頌曰翩彼飛鴞集于
泮林毛萇傳曰鴞惡聲鳥也又賈誼鵩鳥賦序云鵩
似鴞不祥鳥也又弔屈賦曰鸞鳳伏竄兮鴟鴞翔

顏師古注曰鴟鵂鶹怪鳥也鴞惡聲鳥也據毛萇
璞顏師古諸儒之說則鴟鴞土梟之類非巧婦矣無
毀我室我巧婦也然則此詩之內有鴟鴞毀室之言
蓋周公之意以鴟鴞比管蔡巧婦比已言管叔蔡叔
流言致成王疑我罪我屬黨不可更奪其土地故云
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如此則當是鴟鴞欲毀巧婦之
室巧婦哀鳴于鴟鴞而康成顓達直以鴟鴞爲巧婦
非也

補新宮 并序

魯二十五年左傳叔孫昭子聘于宋公享之賦新宮
矣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今詩序無此篇蓋孔子
返魯之後其詩散逸採之不歸故也三百之篇孔子
既已刪定子夏從而序之其序不冠諸篇別爲編簡
縱其辭辱逸則厥義猶存若南陔白華之類故束晳
得以補之惟此新宮則辭義俱失尚非精考難究根
源按新者有舊之辭也新作南門新作延廄是也宮
者居處燕遊宗廟之總稱也士爲城絳以深其宮梁
伯溝其公宮居處之宮也楚之章華晉之虎祁燕遨

之宮也成三年新宮災禰廟之宮也然則正宮新宮居處之宮也蓋文王作豐之時新建宮室宮室初成而祭之因之以燕賓客謂之爲考考成也若宣王斯干考成室之類是也亦謂之落落者以酒澆洛之也若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類是也因此之時時人歌詠其美以成篇章故周公採之爲燕享歟焉必知此新宮爲文王詩者以燕禮云下管新宮下管者堂下以笙奏詩也鄉飲酒禮云工升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歌訖笙入立于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

黍笙之所奏例皆小雅皆是文王之詩新宮既爲下管所奏正與南陔事同故知爲文王詩也知非天子詩者以天子之詩非宋公所賦下管所奏故也知非諸侯詩者以諸侯之詩不得入雅當在國風故也知非禰廟詩者以禰廟之詩不可享賓故也知非燕遊之宮詩者以燕遊之宮多不如禮其詩必當規刺規刺之作是爲變雅享賓不用變雅故也由此而論則新宮爲文王之詩亦已明矣或問曰文王既非天子又非諸侯爲何事也答曰周室本爲諸侯文王身有

聖德當殷紂之代三分天下之衆二分歸周而文王猶服事紂武王尅殷之後議之曰文追尊爲王其詩有風焉周召南是也有小雅焉鹿鳴南陔之類是也有大雅焉大明棫樸之類是也有頌焉清廟我將之類是也四始之中皆有詩者以其國爲諸侯身行王道薨後追尊故也新宮既爲小雅今依其體以補之云爾

小序

新宮成室也宮室畢乃祭而落之又與朝臣賓客燕禮樂其融爾德維賢依謂之成也奐奐新宮禮樂其融爾德維賢忠爲德以公斯莚是同人之醉我與我延賓奐奐新宮既奐而輪其固如山其儼如雲其寢斯安分我既考落以燕羣臣奐奐新宮既祭既延我鏞于以醉賢有禮無愆我有斯宮斯宮以安康後裔年

新宮三章章八句

補茅鴞并序

襄二十八年左傳齊慶封奔魯叔孫穆子食慶封

封氾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諷茅鴟杜元凱曰茅
逸詩刺不敬也凡詩先師儒所不見者皆謂之逸不
其舊亡與刪去也臣以茅鴟非舊亡蓋孔子刪去耳
何以明之按襄二十八年孔子時年八歲記曰男子
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記十有三年學樂習詩舞詠
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則慶封奔魯之日與孔子共
學之年其間相去不遠其詩未至流散況周禮畫在
魯國孔子賢于叔孫豈叔孫尚得見之而孔子反不
得見也由此而論茅鴟之作不合禮又爲侜孔子刪
去亦已明矣或曰安知新宮不爲刪去耶答曰新宮
爲周公所收燕禮所用不與茅鴟同也曰茅鴟爲風
乎爲雅乎非雅也風也何以言之以叔孫夫人所賦
多是國風故也今之所補亦體風焉

小序

茅鴟刺貪祿而無禮也在位之人有重祿而無禮度
君子以爲茅鴟之不若作詩以刺之茅鴟茅鴟無集
我罔汝食汝飽莫我爲詳願彈去汝來徯鳳凰來徯
鳳凰其儀有章茅鴟茅鴟無啄我雀汝食汝飽莫我

肯啄願彈去汝來彼瑞鵡來彼瑞鵡其音可樂茅鴟
茅鴟無恃鵡鵡汝食汝飽莫我爲休願彈去汝來彼
鴟鴞來彼鴟鴞食子其周茅鴟茅鴟無嗤我陵汝食
汝飽莫我好聲願彈去汝來彼倉鷹來彼倉鷹祭鳥
是徵

茅鴟四章章八句

春秋

劉子玄誤說周之諸侯用夏正

劉子玄史通云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
儀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正月者年即魯
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考所紀書年始達此義而自
古說春秋者妄爲解釋明曰古者孟春之月天子頒
朔于諸侯諸侯奉而行之安有周代諸侯而用夏家
正朔按文十七年左傳鄭子家與晉趙宣子書云二

年六月壬申朝于齊杜注云鄭文公二年六月日卽
魯莊公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也此卽諸侯奉行周
正之明文也而子玄不精魯史妄斥先儒說經典之
詰不可以訓或曰春秋後序是杜因晃所書
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
所書是魏國史記魏本周之諸侯何故不用周正也
魏國之興在周之末時稱戰國魯不臣周自造史書
迫書前代稱王改朔周衰正而子玄執戰國之史而
論春秋之制以末正本無乃悖乎

善者信矣

隱六年左傳云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
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
者信矣明曰信當讀爲屈伸古者多用信字爲伸易
繫辭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此其類焉傳言善者信
善者謂嘉穀之苗也惡者常盛則嘉穀之苗屈惡草
除則嘉穀之苗伸故知信卽古之伸字也

衛桓公名

隱四年衛州吁殺其君完卽桓公也諸侯謚皆如字

明曰非也完當作兒何以知之夫名以昭實終將謚之故既葬而爲謚若衛侯名完豈得謚之桓乎故知完當作兒按字書容貌之兒從白下八音俗書完作兒與容貌之貌相似是桓公本名兒傳寫誤爲完也

荆敗蔡師于莘

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公羊曰荆者州名州不若國敗之若荆州之然也穀梁曰荆楚也何爲謂之荆火之也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左氏無此解杜元凱曰荆楚本號也譏道取公穀爲解明曰杜說是也且一國兩號其國有三殷商唐晉并此楚荆著在經典坦然明白按禮記云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又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荆爲楚之本號亦已明矣故莊四年傳稱荆尸而舉又曰楚武王荆尸皆謂舉其先代之軍法也必若以其侵伐中國貶曰荆則入衛吳入州來何故不舉州名以貶之乎按禹四海之內都置九州而執玉帛萬國則是州大而國小也豈加大于小而爲貶乎且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又何罪而曰荆楚敗徐于婁林又何功而書楚徐

當時史官承告而書不以此爲褒貶也按春秋之例但舉國不稱人卽爲貶未有去其國號而舉州名爲貶者也或曰既不以荆爲貶經書荆而傳稱楚何也答曰當此之時楚國實名荆左氏爲傳之時近書之爲楚耳推此諸文則記事之義爲得其實矣

金鼓以聲氣也

僖二十二年左傳曰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杜元凱曰金鼓以作士衆之聲氣也明曰非也按上文云三軍以利用下文云聲盛致志則是金鼓所以作士衆之氣若謂作士衆之聲則於文理乖矣

葛藟庇本根

文七年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根本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杜注曰葛之能蔓延繁茂者以本根庇廕之多也且庇廕者自上及下之辭也此理炳明不注亦得

文馬

宣二年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杜注曰畫馬爲文馬四百匹也明曰杜說非也文馬者

馬之毛色自有文彩重其難得若畫爲文乃是常
何足貴乎

姑吉人

宣五年左傳云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而生穆公石
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
妃姜嫄明曰石癸所言是論姑字之義義卽當時姑從
人作吉後代改之從女若當是從女安得吉人之訓
乎故是從女者失其義也

敝邑之幸

成二年齊賓媚人封晉人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杜注
曰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卽從命也其
曰杜注誤也今尋其辭意言背城一戰戰若幸勝
當從晉命若不幸而敗固不敢不服也幸一戰而
勝非謂完全之時也

兩觀

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子曰復作兩觀譏仍舊也其意言諸侯無兩觀有

僖天子也今因天災宣慶之明已按左氏及毛詩記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靈臺臺者別地爲之觀者因門爲之凡臺望雲物如災祥水旱逆爲之備不可無也左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禮運曰天子諸侯臺門大夫不臺門此以崇爲貴也臺門卽兩觀也由此言之諸侯之有兩觀亦以明矣或曰魯以周公故得有兩觀其餘諸侯不當有也答曰若後者復作是也又何譏乎又曰非譏何以書也答曰春秋之義有褒而書者有貶而書者有譏而書者非褒貶譏而書者有國之大事法合書者卽此新作雉門及兩觀及僖二十年新作南門之類也手法自當書非由譏也且兩觀與雉門同文豈雉門亦不當作邪據此諸文則趙子言非也

禮記

宿離不貸

月令云命太史司天曆候日月星辰宿離不貸孔頴達曰離讀爲儷猶配偶也言太史之官使馮相氏保章氏常在候不得怠慢不覺天文之變異孔頴達之

解謬之甚也凡經云日月星辰宿離不貸
字不當繫於馮相保章也且馮相保章卽太史之官
何故將特在星辰之下乎今以星謂二十八宿也辰
謂日月之舍也宿留止離經歷言天子命太史之官
歷候日月星辰卽留止所經歷爲祥爲災無令差貸
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書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其此之謂乎而顏達以宿離爲
馮相保章同宿配偶是其不顧經文妄爲穿鑿

占兆審卦

月令曰命有司釁龜策占兆審卦吉凶孔顏達曰有
司太史之官殺牲以血塗之曰釁使之神也筮蓍也
占兆謂卜兆之書也非但釁其著龜兼釁此占兆之
書不言釁占兆者蒙上文也卦簽卦也勑有六十四
卦或吉或凶但審省之而已以其簽短龜長賤於龜
兆故也明曰按周禮龜人上春釁龜無釁占兆之文
而顏達解月令言兼釁占兆之書非也且兆詞存于
竹帛何容以血塗之哉博雅云占瞻也爾雅云占視
也則是占之爲言繫人不繫兆也正與審字義同以

兆卦各有吉凶慮其差謬故因龔龜策之時占視其
兆審省其卦也兆下不言吉凶者以其文繫總以吉
凶結之也云筮短龜長此左傳文也顧達既誤解龔
龜不龔卦故引左傳證之按僖五年左傳云晉獻公
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
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筮數易之爲書河圖出文經三
有天道廣大悉備未有龜卜之書若斯之盛也豈短
賤于龜乎或曰既不短于龜何以故立驪姬而筮之
吉乎答曰必非應筮亦不吉但卜人不善占筮請之
[illegible]吉耳亦猶穆姜初往東宮而筮之遇艮之隨史曰
隨其出也姜氏自占之曰不然必死于此不得出矣
其後穆姜竟卒于東宮又南蒯將逐李氏筮之遇坤
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子服惠伯曰忠信之
事則可不然必敗其後南蒯果不克奔齊此皆卦告
之凶而誤占之爲吉非短于龜也

苦菜

月令孟夏苦菜秀孔穎達曰菜似馬蘄而花白其味
極苦明曰按夏小正四月王瓜秀月令用小正爲本

改王賁爲苦菜也詩豳風四月秀葽鄭康成疑葽是
王賁今驗四月秀者野人呼爲苦葽（去聲）春初取煮去
苦味和米粉作餅食之四月中莖如蓬艾花如牛蒡
花四月秋氣生故苦葽秀則一歲物成自苦葽始月
令所書皆應時之物其言苦菜即苦葽也顚達所見
別是一物不可引以解此

蠅蜮

月令立夏之日螻蟈鳴孔顚達曰螻蟈蝦蟇也明曰
非也按蝦蟇一名蟾蜍不能鳴者蛙也故
牝鞠嬉蛙然則螻蟈蛙之類也爾雅云鼃猶黿在水
者黿鼃即蛙也蟾蜍即蝦蟆也郭璞曰蝦蟇非也按
蛙形小而長色青而皮光春夏居水邊相對而鳴者
也蝦蟇形濶而短色黃而皮如砂鞭之汁出如乳醬
方用之治甘蟲狗毒是令人悉呼蝦蟇者相承誤也
按蛙鳴始于二月驗立夏而鳴者其形最小其色褐
黑好聚淺水而鳴其聲如自呼爲渴于者是螻蟈也

王瓜

月令立夏之後十日王瓜生諸儒及本草多不詳說

明曰王瓜即栝樓也栝樓與土瓜形狀藤葉正相
但栝樓大而土瓜小耳以其大於土瓜故以王字別
之爾雅諸言王者皆此類也今驗栝樓立夏之後其
苗始生正與月令文合故知先儒之說皆非也

正鵠

射義曰失諸正鵠而反求諸身先儒皆以鵠鳥小鳥
畫於射侯之上明曰鵠有二音其鳥亦別鴻鵠即胡
木反正鵠則古篤反廣雅曰鴇鵠上音干反下古篤同鵠也然
則鴇鵠是鵠鵠即是鴇鴇性驚黠射之難中故畫于
射侯之上非小鳥也小鳥無名鵠者先儒未之詳也
今射垛之上畫鳥珠者是正面畫鳥鴇耳

論語

而好犯上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皇侃曰犯
上謂犯顏而諫言孝悌之人必不犯顏而諫明曰犯
上謂干犯君上之法令也言人事父母能孝事長兄
能悌即事君上能遵法令必不干犯於君上也既不
犯上必無作亂之心故下文云而好作亂者未之有

也

指其掌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包咸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于天下之事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明曰斯此也此掌中也指其掌者孔子以一手指指一手之掌中此三字是當時狀非謂示以掌中之物也

祭如在

祭如在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又曰祭神如神在孔安國曰謂祭百神也明曰祭如在者是孔子之前相傳有此言也孔子解之曰祭神如神在耳非謂兩般鬼神也

而有宋朝之美

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于今之世矣明曰此孔子歎末世浮薄所尚者口才與貌耳如此則不得云而有宋朝之美蓋此而亦當作不傳寫誤也

飯蔬食

皇侃曰蔬食菜食明曰經典言疏食者皆謂麤飯菜食也音嗣謂飯麤飯者樊麤飯也上飯音扶晚反

唐棣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孔安國曰唐棣棣也明曰爾雅釋木云唐棣棣核常黎反郭璞注曰白核似白楊樹江東呼爲扶移也又云常棣棣郭璞曰今山中有棣樹子如櫻桃可噉則唐棣是核非棣也常棣是棣

食不厭精

皇侃曰食麤則誤人生疾故調和不厭精潔也明曰食音嗣謂飯也言舂米作飯不厭精鑿也鑿子各反

食饐而餲

皇侃曰謂經久味惡如乾魚肉久而味惡也明曰食音嗣謂飯也饐餲也敗餿敗也爾雅云食饐謂之餲郭璞云飯饐臭也則非得其義焉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皇侃曰食謂他饌明曰音嗣謂飯也言孔子樊肉雖令少于飯也

迅雷風烈必變

孔安國注曰敬天之怒明曰怒非也敬天道變也何以知之按雷者陽盛之聲也位在東方發于二月風者發生之氣也在卦屬巽于星屬箕易曰雷風恒風雷益又曰動萬物莫疾乎雷撓萬物莫疾乎風由此觀之風雷非天之怒亦已明矣或云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何也答曰怒非風雷之謂也其謂天福善禍淫故無敢戲豫慮其加禍爾蓋以禍淫爲怒豈謂風雷邪又難曰左傳云爲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非天之怒耶答曰此左氏之不通也且震曜殺在夏刑罰威獄在秋若聖人法雷而立刑則當盛夏而決罪也又難曰雷風不爲天之怒春秋震夷伯之廟左傳曰展氏有隱慝焉何也答曰春秋記異耳左傳言也若以展氏有罪凶爲天所震則楚子商臣弗予昌頹何不震之益夷伯之廟偶因震而圮耳今人之舍如此者亦不少矣又難曰今人有震死者何也答曰五行六氣能生人亦能殺人非獨雷霆也且人之生命有合兵死者有合水死者有合火死者有

合震死者然則雷之爲物與夫水火無以異也又難曰今震死之人如鬼神何也答曰古人云蛇從霧龍從雲雲既興而龍神從之或害物耳水之深蛟蜃居之山之大豺虎宅之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也但人稟陰陽之變豈可同于平常故衣服冠而坐也

顏路請子之車以爲椁

先儒皆言請其車賣之爲椁也明曰經止言爲椁是欲毀其車作椁耳非將賣之也若爲車買其爲椁之木可以請于他財何故特請其車也且經無爲之文何爲妄說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明曰視其文勢無子字後人加之耳按上文云吾黨有直躬者此即攘羊者之子也但云其父攘羊而證之于文自足如今更加子字翻使不安必非游夏之文

孝經

仲尼

今人讀仲尼之尼與僧尼之尼音同明曰非也仲尼

之尼當音夷古夷字耳按尚書古文隅尸島尸棄尸
並作尸今文皆作夷然則夷尸音義同也又按左傳
魯哀公誄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音甫晉王衍字夷甫
是用今文耳又漢有諫尼晉有潘尼猶用古字按字
書仲尼之尼從尸下二匕文字不同音義亦別代人不能分別乃一槩而呼實乖聖人
之音也

曾子侍

明曰孔子之行在孝經可謂不刊之典顏閔無問答獨與曾參論者諸儒之說頗有不同且六親不和有
孝慈益閔之父和而孝不顯曾參父嚴而孝道著所
以孔子與之論孝兼亦慮其心不固因以勗之也或
曰何知曾參之父嚴者答曰孟子云曾參之事父也
訓之以小杖則受論之以大杖則走者恐虧其體非
孝之道常鋤瓜誤傷蔓乃以大杖毆之是其嚴也

爾雅

蒐字

釋草云菉蒐蓑蘦蒐蓑黃蒐瓜之類蒐字皆從炒明

曰菟字不從艸按艸菜之號多取鳥獸之名以爲之至如鼫鼠尾孟狼尾菟雀弁壞烏蟻弁馬耑焚牛蘱菌鹿麕之類其鼠狼雀烏馬牛鹿等字皆不從草菟亦獸名何獨從草蓋後人妄加之耳

蚩蠙蜃

釋蟲云蚩蠙蜃郭璞注云蜃卽負盤臭蟲也明曰按春秋書秋有蚩杜注云蚩負蠜也然杜預以蟲一名蚩蠙而郭以此蟲一名蚩蠙一名蜃以春秋證之卽郭解說也

桑鳵竊脂

釋鳥云桑鳵竊脂郭璞云俗謂之青雀背曲食肉好盜脂膏食之因以爲名也明曰非也按下文云夏鳵竊玄秋鳵竊藍冬鳵竊黃棘鳵竊丹豈諸鳵皆善爲盜而偷竊玄黃丹藍者乎蓋竊之言淺也竊玄者淺黑色也竊藍者淺青色也竊黃者淺黃色也竊丹者淺赤色也今三四月間採桑之時見有小鳥灰色眼下正白俗呼白鵯鳥是也以其採桑時來故謂之桑鳵而郭注謂竊脂爲盜脂肉一何謬

五臣注　文選

五臣者不知何許人也所注文選頗謂乖疎蓋以時有王張遂乃盛行于代將欲從首至末搴其蕭根則必溢帙盈箱徒費歲翰苟蔑而不語則誤後學習是用略舉綱條餘可三隅反也

吳都賦

吳都賦曰且有吳之開國造自太伯宣于延陵蓋端

委之所彰高節之所興臣延濟曰太伯延陵端其志操委棄其位以存讓體是興高節也明曰據賦文是雙闕覆裝體以端委所彰覆太伯高節所興覆延陵之德釋高節之文不宜將二人之事混同而注之宜于所彰下注太伯之德解端委之事所興下注延陵之德釋高節委之意焉非曲經校左傳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杜元凱注曰端委禮服也顏達曰端玄也委者長垂于地也賦言太伯造成國是服玄端之衣以行周禮彰顯先生之風化于吳國也左傳又曰公子光

紹王僚以國讓延陵季子季子曰聖達節次守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達敢失守乎棄其室而耕于野遂捨之賦言延陵以此高尚之節宣播謙讓之風以興盛吳國非謂自興高節也賦又曰建至德以創鴻業世無得而顯稱臣延濟曰言我吳郡俊建立延陵太伯之德以創大業代無得而稱美者又曰由克讓以立風俗輕脫屣于千乘臣周翰曰言吳能建太伯延陵讓節以成風俗蓋謂讓千乘之重如脫屣也曰此文亦雙闕體云建至德以創鴻業世無得而

稱者此獨論太伯之德耳太伯建立至德以開創
國之大業其德浩大故代人無可得而稱論語曰泰
伯其可謂至德也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是也
且延陵非創業之主注不得兼言延陵之德也其由
克讓以立風俗輕脫屣於千乘此則論延陵之德也
言延陵讓國而耕於野是其克讓輕千乘也注不得
兼言太伯之德以致混淆賦又曰外失輔車脣齒之
援臣向曰輔喻乘也吳蜀相資獨陪乘以脣齒爲内
外明曰按左傳云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先儒皆以輔
謂頰輔車謂牙車此注云陪乘非也或云詩云其車
既載乃棄爾輔則是車之與輔亦相依之物有何不
可而子非之其有說乎易云咸其輔頰舌孔頴達曰
輔頰俱爲口旁之肉輔是口旁之肉則爲牙車脣齒
四者同類相依而存闕一不可以喻二國更相表裏
乃得俱全若以輔爲陪乘則車爲載物之事輔爲陪
車之人也人之與車非相類不可以喻二國故陪乘
非也

雲梁藻悦

靈光殿賦曰雲榱藻棁臣向曰榱梁上柱棁又手也
明曰按爾雅釋宮云楹謂之榱郭璞曰薄櫨也薄音皮碧反薄柱頭也櫨斗也又云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
棁郭璞云侏儒柱也臣向不依爾雅之文臆爲其說
且上文枝擘扶而那據周翰曰枝擘梁上交木交
卽又手也何得更以棁爲又手違經背義乖謬之甚

濫觴

江賦云初發源乎濫觴周翰曰濫謂泛濫水流貌觴
酒盃也謂江之發源流如一盃也明曰周翰以觴
酒盃則是也然以其流水如一盃之多則非也何者
且濫非水流之貌濫者泛也言其水小裁可浮泛酒
盃耳

豈鮮輝于陽春一

雪賦云君寧見堦上之白雪豈鮮輝于陽春臣銑曰
鮮寡也雪之光輝豈寡于陽春也明曰下文云玄陰
凝沍不昧其潔太陽輝耀不固其節則鮮謂鮮明也
言雪當見日而消不能鮮明光輝于陽春也

疇德瑞聖

旃白馬賦云實有騰光吐疇德瑞聖之符焉臣良曰
疇昔也言昔帝之德有瑞聖之符焉明曰疇等也言
焉可以等齊君子之德祥瑞聖人之道也

珪璋特達

郭璞遊仙詩曰珪璋雖特達明月難暗投臣延濟曰
特達美貌明曰按朝聘之禮有珪璋璧琮璧琮則加
束帛然後能達而珪璋德重可以獨行故曰特達聘
禮云珪璋特達德也此詩之意言君子雖有才德不
假外助然亦不可仕於亂代如明月之珠不可以暗

十八 瓜

晉聞東陵瓜

阮籍詠懷詩曰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臣延濟曰
故秦時東陵侯邵平種瓜於青門外其瓜甚美以供
實也明曰按嗣宗此詩是遭亂代思深居遠害故以
瓜喻之言邵平種瓜不能深遠近在青門之外又色
妍味美遂爲人所食喻故下云五色耀朝日嘉實四
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意人遭代亂苟逞才
露顯必爲時所害如美瓜膏火之自喪矣而延濟不

喻此義種瓜以供賓客何其謬歟

布衣可終身

其詩又云布衣可終身臣銑曰布衣謂邵平明曰此詩取瓜喻不專指邵平言人當亂代但服布衣自可終身何必紆朱拖紫也

施已唯約

陸士龍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其末章云施已唯約于禮斯豐天錫難老如嶽之崇臣向曰約薄豐厚也言我所施用甚薄遇禮且厚是天賜我難老之惠

山嶽之崇也明曰覩士龍之意是祝王之辭言王於身儉約於禮則豐厚所以天賜王難老如嶽之崇非士龍自謂也

霜降休百工

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詩云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臣延濟曰季秋涼風至始授衣也霜降膠漆堅可以爲器故美百工之功也明曰按月令季秋云霜始降則百工休注曰謂膠漆之作停也宣遠亦用此義言歲將晏授寒衣停百工人民安可閒

謀飲讌餞賓客也而延濟訓休爲美言霜降膠滌可爲器物若如此則飭與百工是其勞苦何歡讌之有且時方寒凜非用膠膝之日翻覆尋繹理無所通

尚席函杖

顔延年皇太子釋奠會詩云尚席函杖臣周翰曰尚席儒席也明曰今觀此詩文勢非謂儒席也尚席謂設席之吏也設此太子之席其間相去容杖以指書講書也知尚席爲設席之吏者以其詩云尚席函杖承疑棒帙侍言稱辭惇史秉筆承疑侍言惇史三者

太子屬官故知尚席亦官吏如尚衣之事也

鳳吹

丘希範侍宴會樂遊苑送徐州應詔詩云詰旦閶闔開馳道聞鳳吹臣延濟曰鳳吹笙也笙體象鳳故比之也明曰吹者樂之總稱鳳者美言之也以天子行幸必奏衆樂豈獨吹笙而已哉故月令云命樂工習吹大享帝於明堂是謂衆樂爲吹也

滂交纓

陸士衡贈弟詩云寤言滂交纓臣銑曰纓衣領也明

曰纓帶也雖文章用字與經稍踈詁訓釋名安可斷

西陵

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臣良曰西陵蓋所居之西陵也明曰西陵浙江東之西陵驛名也何以知之以其詩云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知也

中孚爻

謝靈運初發石頭城詩云雖抱中孚爻猶勞貝錦詩臣銑曰易中孚卦九五爻也明曰按中孚九五云有孚攣如无咎其義言九五居尊爲中孚之主爲信可暫捨而攣擊不絕故得無咎此爲主者之事非臣下之所指用且其辭義不當今尋靈運之意乃指九二爻耳按九二云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其義言九二處重陰之下履不失中立誠篤志雖在闇昧物亦應焉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不私權利唯德是與故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靈運常抱此道尚爲孟覬誣奏故曰猶勞貝錦詩而張銑以爲九五爻何義也

瓜田不納屨

古詩云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明曰履當爲屨屨字之誤也文章之體不應兩句之內二字同音又諸經傳無納屨之語按曲禮曰俯而納屨義曰俯低頭也納猶著也低頭著屨則似取瓜故爲人所疑也履且無帶著時不必低頭故知履當爲屨傳寫誤也

錯陶唐之象

張景陽七命云錯陶唐之象臣銑曰錯雜也陶唐堯也象法也言晉德雜於文法也明曰錯音蒼故反置也陶唐之代人有犯罪者畫其衣冠謂之象刑言今晉德之盛人犯罪者畫其陶唐之象刑亦錯置而不用也

辭遠遊

曹子建求通親親表云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臣銑曰辭遠遊謂出征也明曰遠遊亦冠名也辭者脫去之名也言脫去遠遊之冠而戴武弁之弁也知其然者以下文云解朱組珮青紱紲紱皆綬也故知遠

遊武弁皆冠也臣銳以遠遊謂出征一何乖謬

爛柯山相傳云昔人采樵於山中見二人弈棋於松下因坐而看之及
棋罷而歸斧柯已爛至家三歲矣因名其山曰爛柯山明曰此傳事雖有荒
而理且不通何者仙凡殊珠而歲月無異故華表鶴云有鳥有丁令威
去家千歲今始歸即彼此千年也且仙家行止不離人間共旋日月之下縱使
仙能變化復何變於天地日月哉易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
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不別山川又同三年之中凡幾風雨霜雪寒暑晝
夜特何以蔽以敗昭明若是仙山元無燥濕則不當朽爛於柯也且仙人神思
妙敏固應何三年之久方終一局哉由此而論誠為妄矣或曰子稱為妄其山
何得此名荅曰此皆自遠來當別有所謂但不知其由臆為之說耳
天下有山獨立者而州縣圖經皆云其山自蜀飛來明曰按爾雅釋山云獨
者蜀也然而則凡山孤絕四面不與衆山連者皆名為蜀而云自蜀飛來一何
誣謬

兼明書卷五

雜說

辛壬癸甲

史記云禹辛日娶妻甲日生啟明曰司馬遷約尚書
之文而為史記其於經義多不精詳按虞書益稷篇
云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
子惟荒度土功孔安國曰禹言我戀丹朱之惡如此
故辛日娶塗山氏之女甲日復往治水復往之後而
啟生焉啟生之後或從東往西或從南徂北經過其

門閭啟泣聲而不暇入于愛於啟以其水災未去
大度水土之功故也而馬遷以塗山之女聘禹之後
四日之內而生啟故聞其啞啞泣聲而不入愛于其
不近人情一至於此且禹所以言此者以已勤於治
水而不顧其家不私其子所以能成大功耳若馬遷
之意是禹疑其妻而惡其子何勤勞之有焉

地震

莊子云海水周流相薄則地震明曰莊子之言失之
矣按春秋之時地震者五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
陰迫而不能遂於是有地震其意言陰氣盛於上陽
氣衰於下陰迫於陽而陽不能遂出故地震也或曰
莊子之言亦有其理安知其失乎答曰若大地俱震
則可謂之海水相薄而爲地震之時不同率土或秦
寧而楚震或蜀動而吳安由是而論則水非而氣是
也

日遠近

列子云孔子出行逢二小兒爭論日之遠近其一兒
曰日初出近日中遠何以知之初出大日中小非近

大而遠小乎其一兒曰初出遠日中近何以知之初出涼日中熱非遠涼而近熱乎各以此理質諸仲尼仲尼笑而不答明曰按天形如彈丸陽城土圭得地之中則日之初出與日之中遠近均也初出大日中小者凡物平視之則大仰視之則小此乃視之有異耳初出涼日中熱者天氣不施故也初出之時中國在日之西故涼也日中之時中國當日之下故熱也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則孔子知之矣或曰孔子知之何爲不答也答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其道大德尊豈與小兒街譚巷議乎又六合之外非聖教化者仲尼棄而不論故于路問事鬼神與死皆不答也且孔子纂易道以默入索而不知日之遠近乎以其輕問故笑而不答或問曰子云陽城土圭得地之中何爲東海近而西海遠也答曰譬猶東南垂入于海今之海峅求其海際以人之所見謂之近耳

月桂

代人謂及第人爲折月桂者明曰昔者郤詵舉賢

第天子問之曰卿自以爲何如對曰臣以爲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今人謂爲折月桂何其謬歟且月中無地安得有桂蓋以地影入於月中似樹形耳

江東

今人言項羽起於江東者多以爲浙江之東明曰按古人稱江東皆謂楚江之東也以其江自西南而下江南江東隨江所向而呼也項羽起於江東即蘇州也故漢書稱項羽避仇於吳中其論用兵之道吳中士大夫皆出其下尋羽渡行止無入浙東之文也或曰羽殺會稽守殷通會稽非浙東乎答曰秦并天下分置三十六郡江東爲會稽郡其治所在吳吳即今蘇州也羽殺殷通之後起吳中子弟八千人非蘇州而何

江左

晉宋齊梁之書皆謂江東爲江左明曰此據大勢而言細而論之左當爲右何以明之按水之左右隨流所向而言之水南流則左在東而右在西水東流則左在北而右在東水北流則左在西而右在東昔三

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則洞庭在西彭蠡在東其水北流故也又哀二年左傳云卒趙簡子納衛太子蒯聵于戚夜行迷道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此時河轉北流故謂河東爲右也又曲禮云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門以向堂爲正故左在西而右在東亦其義也按建業之西江水北流則當左在西而右在東今以江東爲江左則是史官失其義也若非史官失其義則世人之傳寫誤也

我承其弊

史記宋義云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弊明口承字奉上之義於理不安當作乘陵之乘與乘勝逐北以剛乘柔其意同也

徒行

范曄後漢書蔡琰見曹公蓬首徒行而入明曰不乘車者謂之徒行不履韝者謂之徒跣今文姬蓋徒跣非徒行也故下文云曹公與之巾韝

象傚

後漢書劉表與袁譚書曰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明曰按虞書云瞽子父頑母嚚象傲然則象是舜弟之名傲是不恭之稱非兩字名

瀟湘逢故人

柳文暢江南云汀洲採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近代詞人皆以爲二人舊是生人忽於瀟湘之上相逢遇也明曰據其題稱江南曲是婦人夫壻出行之後於春月採蘋次見洞庭湖上有人爲客而歸婦人因問其夫其人答言於瀟湘之上逢見汝之夫更前去也故此婦人言故人去不返春華復將晚言已之年貌漸衰也不道新知樂秖言行路遠者此婦人憶其夫在外戀新人而不歸託言行路遠耳婦人謂夫爲故人非謂生人逢遇也或問曰今湖州有白蘋洲題此詩於庭題稱江南曲其詩云瀟湘逢故人猶庭當與瀟湘接非具區中之洞庭山又爾雅云水中可居曰洲然則水中洲渚所在有之若具區中之洞庭得非具區中之洞庭山耶答曰按其內則所言洞庭益文暢曾守吳興後人遂題其

詩於吳興之洲因爲名耳

白蘋

明曰經典言蘋者多先儒罕有解釋毛詩艸木疏亦未爲分了而湖州圖經謂之不滑之蓴大謬矣按爾雅釋艸云蘋大萍左傳云蘋繁藻之菜然則蘋爲萍類根不植泥生於水上今人呼爲浮菜者是也入夏有花其花正白故謂之白蘋或曰蘋花夏生而柳惲詩云汀洲採白蘋日落江南春何也答曰以蘋花色白故通無之時亦可呼爲白蘋也

蔓菁

今人呼菘爲蔓菁云北地生者爲蔓菁江南生者爲菘其大同而小異耳食療本草所論亦然明曰此益習俗之非也余少時亦謂菘爲蔓菁常見醫方用蔓菁子爲辟穀藥又用爲塗頭油又用之消毒腫每訝菘子有此諸功殊不知其所謂近讀齊民要術乃知蔓菁是蘿蔔苗平生之疑渙然氷釋即醫方所用蔓菁子皆蘿蔔子也漢桓帝時年饑勸人種蔓菁以充饑諸葛亮征漢令軍人種蘿蔔則蘿蔔蔓菁爲一物

無所疑也然則北人呼菱爲蔓菁與南人不同者亦
有由也蓋鼎峙之世文軌不同巍武之父諱嵩故北
人呼蔓菁而江南不爲之諱也亦由吳主之女名二
十而江南人呼二十爲念而北人不爲之避也由此
言之蔓菁本爲蘿蔔苗亦已明矣或曰根苗一物何
名之異乎答曰按地骨苗名枸杞苦窮苗名靡蕪藐
苗名蓮荷亦其類也斯例寔繁不可勝紀何獨蔓菁
蘿蔔不可異名乎又曰今北人呼爲蔓菁者其形狀
與江南菘菜不同何也答曰凡藥草果實蔬菜踰境
則形狀小異而況江南北地乎

杞梓

近代文人多以杞梓爲大材可爲棟梁之用明曰杞
梓小材木不可爲器物之用耳何以言之左傳云杞梓
皮革自楚往也與皮革同文故知非大材孟子曰性
猶杞柳也義猶梧檟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
梧檟釋木云杞枸檟郭璞曰今枸杞也尚書梓材云
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孔安國曰梓漆也詩云椅桐
梓漆然則梓非漆之別名可以爲漆器之材耳是知

杞之與梓皆柔軟之木杞則可爲棺槨梓則可爲器其非棟梁之材也明矣或曰昔秦人伐梓其中一青牛梓非大木耶答曰梓本大木但其爲貨之時析而斷之爲小材耳

七夕

明曰古書皆以七月七日之夕謂之七夕今北人即以七月六日之夕乞巧詢其所自則說有異端靜而思之抑有由也蓋鼎峙之世或中分之時南北異文車書不一泌北朝帝王有當七日而崩者故其俗用六日之夕南人不爲之忌不移七日之夕由此而論昭然可見

楊溝

崔豹古今注云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楊柳於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觸垣墻作溝以隔之故曰羊溝明曰凡溝有露見其明者有以土墳其上者土墳其上者謂之陰溝露見其明者謂之陽溝言陽以對陰無他說也

化雞

風俗通云雞朱氏之所化故呼雞作朱朱聲明曰萬物之生始於開闢軒轅之世已知二屬之所配豈朱氏之姓興於軒轅之前乎按朱氏出於邾國之後春秋之時未有朱氏豈春秋之後方有雞乎風俗通以呼雞作朱朱聲即云朱氏之化且呼鴨作與與聲又是誰氏之化邪

脾磨

世上醫人見人病不能飲食即云脾不磨者明曰按鳧鴈鷄之類口無牙齒不能嚼食物故脾皆麤軟唯用氣化耳病人脾胃氣弱能消故其脾皮悉皆堅厚若人則異畜獸既有齒牙即不能化食非不磨也家語云鼈吞者入竅而卵生齟齬者九竅而胎生胎卵既殊脾胃亦別而醫人不喻斯理一槩而言歷代雖多曾無悟者

丘氏

孔緜唐韻引風俗通云丘氏曾左丘明之後也明曰丘明出自齊太公之後不因丘明得姓按藝文志云左丘明姓左名丘明故春秋傳稱左氏傳豈其子孫

以父祖之名而爲姓乎且昭二十三年左氏有邾大夫丘彌則左氏爲傳之時已有丘氏則非丘明之後也明矣風俗通之妄唐韻之疎也

字書

玄黑也二玄春秋傳曰何玄之有珠多益也從水從玄玄亦聲玄古文玄子之反滋益也從水從茲茲亦聲茲子之反從二幺幺音一堯反茲三字說文準體記音子之反上從茲茲從二幺幺音一堯反又音字書見虞書有也幺音一堯反茲以隸書卉之其畫直過豎書直下即今文作茲雅當其理幺者物之初生之貌故茲幾孳幽之字皆從二幺文義交通音韻相近是知茲益茲此茲黑等字皆從二幺別有轉注音相近者亦皆准此或問曰安知左傳水茲之字不從水乎答曰按杜注左傳云滋濁也不訓爲黑假令茲訓爲黑則幺是物之初生自得爲黑不必要從玄也且玄字亦從幺取其人正物生色黑詩云何艸不玄是也又左傳云物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滋則是滋字元始於物生不

始於水濁也又問曰今之滋益之字及左傳水滋之
字皆從水何也答曰後人加之耳
氐丁兮反從氐下一底丁木反山居也亦也從广氏
被氏字氏下一凡聲相近者合皆從氐觶祗之類是
也說文字樣底字獨無下一非
古文起者于能立起也從巳之巳
杞古文杞字芑古文芑字從木巳從廿巳三字
說文明曰按說文包宇注云巳子也起宇檢說文手
部亦無此字其下從手明
容樣從十明曰協字訓和宜從心也且協音嫌鷹反心
邊著劦與口邊著十皆是諸聲何得協字更從十乎

宋 蕭參

山。晉名曰希通者蓋取范甯云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嘉定癸未通岩蕭參識

晉語胥臣對文公曰昔者太妊娠文王不變。步。爽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病焉韋氏云。爽。小也。洩。便也豕牢厠也不加疾言易也設有是事猶當前焉況於庶乎老泉帝譽論嘗闢吞卵等事爲庶幾胥臣之言

申音居音

稽甚矣

雪山祁連山白山其實天山也明帝(紀)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章懷註曰此山冬夏有雪故田白山匈奴(馬)之天山過此皆下拜焉杜詩註天山卽祁連山在伊州一名雪山其名雖四其實則一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韋昭曰車(從以)古皆音尺奢反漢也來始音居恐未必然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以此協韻攷之則古亦有居音矣

東城詩三郎官爵如泥土爭唱弘農得寶歌註皆未(姓名)識出處嬾眞子錄嘗記開元中有劉(姓)劇(名)戲(姓)獻俳文於明皇云謎甚(為)妳甚來五帝怎如衆合代三郎明皇兄弟六人一人早亡故明皇太子時號五王宅寧王薛王明皇兄也申王岐王明皇弟也

荀子仲尼之狀如蒙俱韓退之註四目爲方相兩目(蒙)爲俱楊倞註俱蒙苣(首)按子虛賦蒙公先驅愼子云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之者皆走也若是則蒙俱爲二物俱音欺韻略無此字有魖字

諭言　大城　箭箑

楊倞說非誓誥盟詛切切然恐其下之不我信至於假天地鬼明以誘之亦甚費力矣如堯舜時都俞吁咈四字成就天下無限大事二典三謨寂寥簡短則知未流信於民而民信德盛其德不可及如此

王元之待漏院記相君至止煌煌火城按李肇國史補正旦曉漏刻已前三司使大金吾皆以燭擁馬謂之火城

柳子天籟地籟人籟杜詩陰壑生虛籟注並云簫也按釋文三孔竅大者謂之笙小者謂之竽其中謂之籟籟者乃管之中虛也中虛然後有聲所謂樂出虛是也非直以爲簫

南謨　光武氣象

佛名上加南無南謨按韻祖十虞韻內謨字注莫胡切拜稱南謨音無因知佛胡神也胡人拜而并誦其號故就錄之譯經者誤作南謨

光武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願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安敢遠期十年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之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此如家人父子相唯

楊子祖孟子　始皇非坑儒

諾足想當時中興之氣象文叔少時與人不欵曲意信然哉

楊子祖述孟子文勢極是然楊子刻畫不若孟子渾然

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則是天下之書雖焚而博士官猶有存者惜乎入關收圖籍而不及此竟爲楚人一炬耳前輩嘗論之但坑儒一事未有究極之者僕按史書所坑特侯生盧生四百六十餘人非能盡坑天下儒者爲其所坑又非儒者何以知之始皇三十二年使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又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北伐胡（匈奴）起臨洮（縣名）築（城）至（李）避水又盧生說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避真人而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始可得也其後建阿房宮千間萬落必自此言發之觀此二事皆盧生等稔其惡又從而（而詭）導之特方技之流耳豈所謂儒者哉始皇因封禪之議誹口紛紛已懷殺意及其

一怒而坑之或者天理之不容方其求藥海上也
挾童男童女以行皆取於民間奪其無告之孤肆民
不軌之狀如今所謂妖孽(孼)其中死無辜者多矣此一
罪也因亡胡之讖興北伐之師築長城斷地脈南北
生靈因是役而死者不可勝筭骸積如山血流成川
調發頻仍(煩)剝及閭左原始要終誰生厲階此二罪
獻避鬼之術覬眞人之來咸陽宮觀二百七十複道
相連有言其所幸之處者罪死梁山之上其語一泄
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莫知上(行)之所在此三罪也有
一於此罪不容於死況兼有之以四百六十餘人之
坑償萬民之命良不爲過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眞可
畏哉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
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
御史按問諸生傳相告引僕亦信盧生非吾儒中人
況始皇自謂尊賜甚厚豈非如前三者方術圖讖之
類有以中其欲歟(故)尊賜之初不暇(閑)其誦孔子之言以
進古今相承皆曰坑儒蓋(葢)誤於扶蘇之諫扶蘇曰諸
生皆誦法孔子(孔子)皇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焉)

呼若盧生者何嘗誦法孔子自扶蘇一言之誤使儒者蒙不韙之名自我一洗亦萬世之快也不然如兩生四皓伏生之流鴻飛冥冥弋人何慕肯搖脣鼓吻自投於陷穽哉僕故曰盧生四百六十餘人皆方伎之士也天下之大所謂儒者固不止此其坑之者此而已矣有道之士秦不能坑火德一炎兩生以講禮聞四皓以羽翼之功聞伏生以口授古書聞豈非天壽其胤留此數公以見吾儒不可磨滅而明奸惡（明姦黨）人終不能爲褒。久詰商君以變法禍秦竟遭車裂生等以方技禍秦坑於咸陽其罪等也天其或者手於秦歟商君裂矣盧生坑矣而秦以不祀抑自相擠陷之明報而禍淫之道爲不偏矣僕甚惡坑儒之名故論其顛末云如此

悲歌

項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泣數行下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柰若何又東坡志林載李後主去國之詞云二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

呼若盧生者何嘗誦法孔子自扶蘇一言之誤使信
者蒙不韙之名自我一洗亦萬世之快也不然如盧
生四皓伏生之流鴻飛冥冥弋人何慕肯搖唇鼓吻
自投於陷穽哉僕故曰盧生四百六十餘人皆方伎
之士也天下之大所謂儒者固不止此其坑之者此
而已矣有道之士秦不能坑火德一炎兩生以講禮
聞四皓以羽翼之功聞伏生以口授古書聞豈非天
壽其胍留此數公以見吾儒不可磨滅而明奸惡(朋姦黨)
人終不能爲叢。又計商君以變法禍秦竟遭車裂
生等以方技禍秦坑於咸陽其罪等也天其或者
擠陷之明報而禍淫之道爲不偏矣僕甚惡坑儒之
手於秦歟商君裂矣盧生坑矣而秦以不祀抑自相
名故論其顛末云如此

悲歌

此下有善訓多一條

項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泣數行下歌曰力拔山
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
兮柰若何又東坡志林載李後主去國之詞云一
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歸爲
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

離歌揮淚對宮娥東坡謂後主當慟哭於九廟之下
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對宮娥其詞悽愴同出一
揆然羽爲差勝其悲歌慷慨猶有嗚嗚咤咤之氣後
主。是養成兒女之態耳如梁武帝稔侯景之禍毒
流江左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此說雖
與二者不同如窮兒呼盧驟勝驟負無所愛惜特付
之一擲耳嗚呼安得此亡國之言哉

田文好賢下士溫公鄙之爲逋逃主萃淵藪王介甫
亦誚鷄鳴狗盜之出於門下此士之所以不至(來)僕謂

此下有仆期一條

介胄

此不足責有一事最無恥請暴白之戰國策孟嘗君
舍人有與君之夫人(而內)相愛者或以聞孟嘗君曰爲君
舍人(內)與夫人相愛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諾
貌而相悅者人之情也其措之勿言也世之君子尚
以爲當時有一子思不在三千之數且田文志趣如
此而顧以此責之過矣就使其能以禮招聘而子思
亟嘔去不屑詘背以車魚之故而就之哉(戰國策言事亦惡之甚耳非眞有此)

周亞夫細柳營見文帝不拜而揖人以爲耀軍威要

之身援甲冑亦所不避拜稽公羊僖公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子揖師而行何休云揖其父於師中介胄不拜爲其拜如蹲音存觀此則知亞夫之不拜有由矣

史記始皇本紀至雲夢浮江下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西漢地理志會稽有錢唐縣今人以唐爲塘非也其失本於世說世說云晉人有沈姓而令其縣者將築塘患土不給詭曰致土一畚以錢一畚易之土既集詭曰今不復須土矣人皆棄去因取以築故名焉殊不知秦漢以前已有此名嘗晉而然乎

本朝以居士稱者實繁卽孟子所謂處士也六經中惟禮記玉藻有曰居士錦帶注道藝處士也居士之稱肪乎此

今人以寄居之官爲寓公禮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諸侯朱國而寄寓他國者謂之寓公所寓之國不敢以之爲臣此寓公字注曰寄公之子寄公子寄公之子則陌子矣左傳燭之武見秦伯曰若舍鄭以爲東道主史紀鄭使謂秦穆曰君何不解鄭得爲東道後漢彭寵傳

朱浮對光武皆本于此倚彭寵非東道主不鄧晨傳倚來武招

官奴

白癡

此下有塵稽一條

不中用

券

一身從我不如以一代爲北道主人今世專以主人爲衆道士人各指其地之所向而言之

今以官奴爲官奴卽官婢奴婢字原於周禮天官酒人奚三百人注今之侍史官婢

漢昌邑王賀淸狂不惠注如今白癡也僕謂以淸狂對白癡字亦新後讀左氏傳成公十八年周兄無慧益世所謂白癡則知師古之注本於杜預惠慧字異而意同

杜牧之息夫人廟詩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

夫人至竟畢竟也詩人習用至竟字按後漢樊英傳成論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他異意其餘史書未見用此字

俚談以不可用爲不中用自晉時已有此語左傳成二年郤子曰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杜預注不中爲之役使

今人多曰執券取償按史記田敬仲世家蘇代謂田軫曰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又平原君傳虞卿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券者取其合符之義曰左曰

老物

利市

蘇幕遮

右皆可

俗斥年長者爲老物實非惡語人亦物也故曰人物（老無疎）況六經中已有此語（此語出周禮）篇祭章祭蜡以息老物（周禮）異爲利市三倍（利市）周邦彥樂府有蘇幕遮之曲按唐書宋務光傳比見（幕）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幕遮（幕）蓋本於此今誤爲幙（幕）

鬼字（音齊）出羯鼓錄稽康琴賦云閒遼故音痺絃（長）

徽鳴痺者鬼也兩絃之間遠則有鬼故云

載馳女子善懷（鄭箋善猶多也漢書云忻善崩善亦多也以善為多經史中少用猶見如此）

士大夫以文代爲（此期左傳莊公八年齊桓侯使連慶管至父戍葵丘（此時而往曰及（此期）及而代（期）代期成（此）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此乃一年戍守耳今例稱（此）期不當況作亂非美事乎俚（俗）語以不淨爲糞糟語雖不雅然有所出（糟去病傳糞糟）

朋（世）讓書（畫）亦寫（畫）

云數十字有三俗（俗）為刻本而無有手劾於右方

丁巳九月二十一日江安傳（傳）習（習）相識

此本昔年以家藏舊書（畫）堂寫本（本）校過（過）視時刻已脫頃（頃）保古齋（齋）經（經）學淳南書舍寫本（本）亦脫（脫）人名筆（筆）偶爾此脫（脫）勘（勘）閱寫（寫）公東道而則於訂（訂）之數十字乃知此吳（吳）氏藏（藏）本（本）有（有）所（所）據（據）本（本）也（也）

庚午小同初各（各）收（收）對（對）勘（勘）志（志）

實賓錄

闕名

伴食宰相盧懷慎也

癡宰相楊再思也

盲宰相關播也

模稜宰相蘇味道也

麻膏宰相崔徽也

曲子相公晉和凝也

看馬僕射唐李德權也用令孜擢爲牙職令孜敗德

權畏誅遁入復州爲太守閻人有識之者能話其事
號爲看馬僕射

供饌侍郎戶部侍郎蕭昊也

八磚學士唐翰林學士李程也

手酒學士唐待詔門下省王績也

侏儒郎中唐兵部郎中韋慎也

軟餅中丞蜀韋皐唐相範之子仕孟昶時歷御史中
丞性多依違時號軟餅中丞 蜀檮杌

赤牛中尉魏兼御史中尉元仲景也嘗駕赤牛時人
爲赤牛中尉 本傳 侍御史

驄馬御史後漢桓典也

白兎御史唐王洪義州刺史嚴昇嗜牛肉凡到處金銀爲
金牛 御史周擢侍御史

之溺貴江南人號金牛御史

四其御史唐鄭洪霸也

亂閣舍人唐徐堅也 中書舍人才力既踈殊不稱職

斲窓舍人唐楊滔任中書舍人適無舊本檢尋乃斲
窓以取物議喧然時號斲窓舍人 朝野僉載

此條前脫誤

五日京兆前漢京兆尹張敞也

箄博士唐陽煜也

瘦羊博士後魏博士毉宇也

侍芝郎吳工人黃耆也

判詩博士五代王仁裕也 曰話錄

有道大人漢李愜廣武君左車十四世孫高尚不仕

號有道大人 北史李士謹傳

縮葱御史唐御史侯思止也

青郎外郎大宰乃青衫外郎生穆也 太宰御史牛曰太宰謂牛僧孺也 牛李二黨宰相

士山頭果毅唐諸郎中不自員外拜者之謂

百虫將軍洛水九山將百虫將軍顯靈碑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隋敬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也

呷醋節度使唐節度使李景畧也 國史補

鐺脚牀刺史辭大鬧鄭德本賈敦頤也 唐刺史

癩兒刺史後魏瀛州刺史宇文福也

蠻府參軍晉郝隆也 世說

圍棋州都大中正宋明帝好圍棋置圍棋州邑

提船使君唐末橫州刺史郭氏也

辱參軍短主簿郤超王珣也

紫袍從事唐韋見素張倜也舊傳

香尉漢雍伸進南海乘物拜洛陽尉時人因號曰香尉述異記

進喜馬唐李場也

好脚跡門生唐李太師逢吉知貢舉榜成未放而入相及入翰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脚跡門生前世未有

負心門生唐宦者楊復恭門生謂天子也

秦嫦吟秀才五代竇禹鈞相韋莊也

不利市秀才唐夏侯孜也後登相位

素臣謂丘明也

僞郎卿唐駱支任俠者

楊三郎隋宗室滕穆王瓚也未傳

酒可郎節度使王紹鼎也

善士孟子曰薛居州善士也

醉士唐皮日休自謂也

辨士王稽云張祿天下辨士范雎言蔡澤辨士太史

公謂陸賈辨士

望士晉葛洪曰顧榮天下望士

貧士晉劉實也

寒士齊司徒褚彥回謂劉祥曰寒士不遜又褚彥回

謂謝超宗曰寒士不遜後周張綰因酒訴杜果曰寒

士不遜 本傳

萬石君漢石奮也後漢馮勤魯祖父楊爲弘農太守

有子八人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又

後漢秦襲爲潁州太守爲與群從同時爲二千石者

五人故二輔號曰萬石秦家

三相張家唐張家貞相玄宗延賞相德宗弘靖相憲

宗時號曰三相張家 弘靖傳

三戟崔家唐崔林伯仲多至大官並列綦戟時號三

戟崔家 舊傳

五唐王家隋王龍之財舅捋於王侯五子各立一院

邑里號爲五唐王家 西京記

書樓張家五代周張昭遠好學積書萬卷以樓貯之號

書樓張家

三戟張家唐張儉兄弟三人門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 五代史補

銀鏤王家太原王氏四姓得之爲美故呼爲銀鏤王家喻銀質而金飾也

萬石張家唐張文權四子父子皆三品時謂萬石張家

眞書盧家唐盧詹尚書爲吏部押官誥楷署其名字時人謂之眞書盧家 新書

尖頭盧家五代盧嘏祖父仕唐俱至顯官子孫生而頭銳時人號尖頭盧家 九國志

闕下林家唐林槩親亡盧墓有白鳥來甘露降郭作闕下林家 本傳

二闕於母墓前時號闕下林家

世修降表李家蜀李昊四爲降表蜀人憤之有潛書其門者云世修降表李家 九國志

不語楊家五代兎楊行密有一子病瘖鄉里號爲不語楊家 九國志

點頭崔家崔雍兄弟八人皆登進士乙科世爲點頭崔家 金華子

鳳陽王氏唐王釋從昆弟四人皆擢進士至鳳閣
人時號鳳閣王氏 徵傳

山書提要係十四卷題馬永易撰今校蕓書堂本祇此
十二卷殿當鈔附此卷之後不知此四卷何如也 沈叔